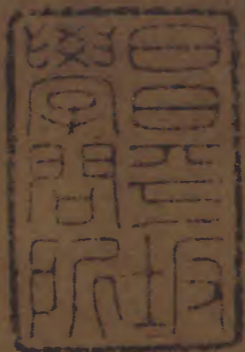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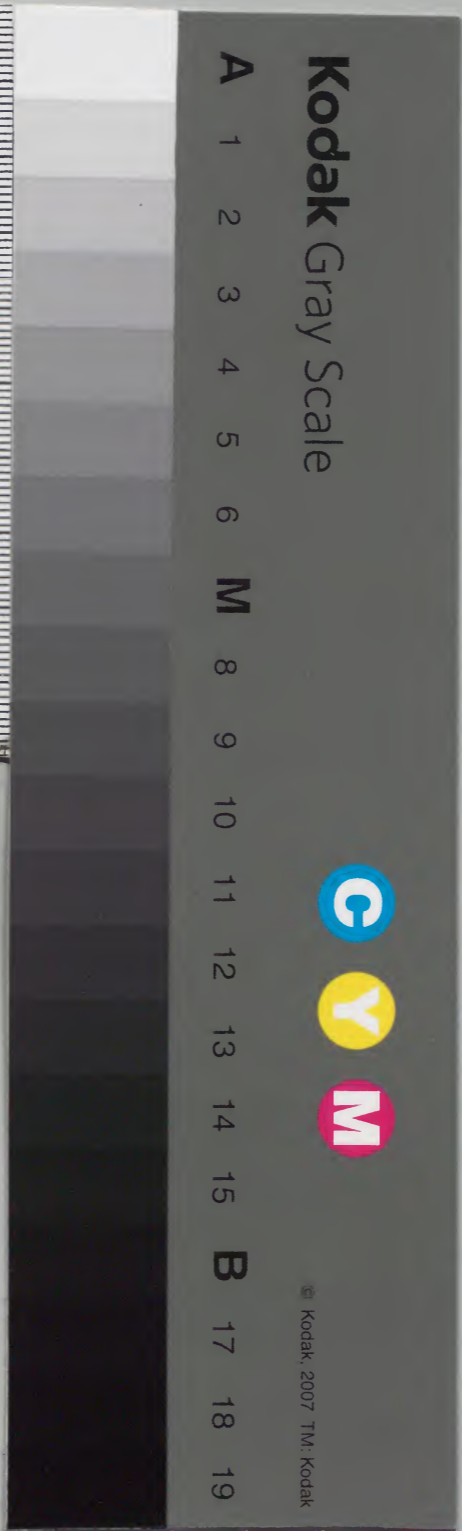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



				漢書門
八	八	一	一	
四	四	一	一	
二	二	七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八	八	漢
一	一	四	一	書
二	二	〇	〇	
架	冊	號	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10
冊數	42 (30)
函號	285 33



武韋之禍  
太平公主謀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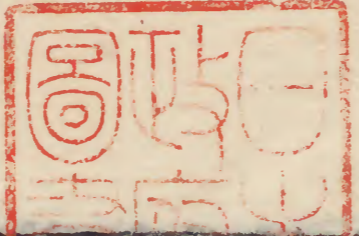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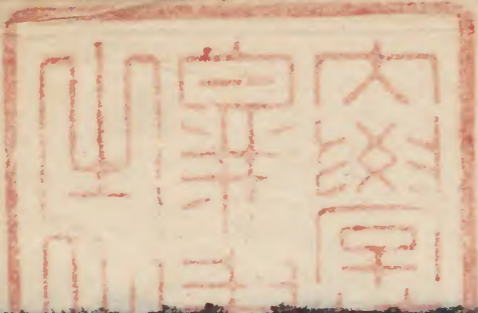
一  
九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

武韋之禍

淺草文庫

唐太宗貞觀三十二年，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  
 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  
 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  
 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  
 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  
 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  
 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  
 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秋七月壬辰君羨坐誅籍沒其家  
 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



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旣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殘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高宗末徽三年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五年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

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皇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襲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護預焉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爲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卽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  
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  
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  
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  
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  
詣無忌第屢有所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  
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爲厭  
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  
奩爲遂州刺史奩行至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奩  
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唐后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

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賢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  
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爲  
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  
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  
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  
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閣上表請廢皇后  
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說召見與語賜珠一斗  
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  
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  
心於武昭儀矣秋八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  
爲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諸遂良私議其

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之子也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爲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勸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

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僚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况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與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爲後

人所笑。臣言有以益國。道醢之戮。臣之分也。昔曰吳王不聽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閉令叔。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闡睢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旣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於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

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蔽往。以才行選入後庭。擢重椒闥。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壺之內。恒日飭躬。嬪嬙之間。未嘗逢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封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封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旣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爲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蕭義門。故后王

氏淑妃蕭氏竝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唯竅壁以通食器慟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它生我為猫阿武為鼠生生死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尋又改王氏姓為蟒氏蕭氏為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為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為梁王立皇后子代王弘為皇太子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鞠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本主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鑿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



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  
 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  
 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 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  
 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  
 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眈黎咸嗟  
 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恙周昌  
 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  
 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  
 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  
 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  
 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遂舊臣恐非國家之  
 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二年春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為桂州都督 癸  
 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秋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  
 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 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  
 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為外援八月丁卯  
 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  
 遂良為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為象州刺史遂良至愛  
 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  
 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  
 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  
 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七  
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三年冬十一月戊戌以許敬宗爲中書令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

敬宗與辛茂將鞠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爲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慙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

雲集必爲宗廟之憂臣昔見宇文文化及父述爲煬帝所親任結以昏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復興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寃殺不附已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馬首惟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去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爲太子今梁王旣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無忌憂恐漸爲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法上又泣曰舅若異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

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之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爲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夏四月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爲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爲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

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  
 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遣使發道以兵接送無忌  
 詣黔州無忌子祕書監駙馬都尉冲等皆除名流嶺表遂  
 良子彦甫彦冲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  
 洪州都督涼州長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從母  
 為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  
 忌流雋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云無忌同反驛召至京  
 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無  
 如之何乃代為獄辭結奏夏五月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  
 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欒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葬枯  
 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  
 之不罪也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  
 旨杖殺之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  
 奭振州追韓瑗竝枷鎖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  
 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  
 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  
 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  
 至斬決使者殺柳奭于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  
 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  
 書處絞長孫恩流檀州八月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  
 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  
 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五年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為庶人徙黔州囚於承乾故宅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為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為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垂拱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

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成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子翼之子也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環尚高祖女長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夏四月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開視死腐矣環自兗州刺史貶括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毋得罪幽于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后醜之也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為皇太子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儀鳳元年郇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不須入朝而素節貫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冬十月丙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

末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爲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爲天后所信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教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皂甲

數百領以爲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爲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爲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承慶魚謙之子也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爲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弘道元年冬十一月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卽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

泉芳桂奉天等宮。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為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下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為豫州刺史。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帝。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蕡、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為皇后。后德威之孫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鄉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壬子，以末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睿宗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

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



使祕書監武承嗣齎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  
 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嗤於後  
 代祿產移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  
 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  
 之是為龜鑑况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為懷無  
 以暮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  
 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  
 子也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丁  
 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皇帝自是太后常  
 御紫宸殿施慘紫帳以視朝 三月丘神勣至巴州幽故  
 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  
 於顯福門貶神勣為豐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為雍王勣尋  
 復入為左金吾將軍 夏閏五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為  
 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  
 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  
 常平章以聞元帝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  
 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  
 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  
 諛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元常子琮  
 之曾孫也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為禮  
 部尚書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  
 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

常

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已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巳爲魯靖公，妣爲夫人。高祖居常爲太尉，北平恭肅王曾祖儉爲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爲太尉，大原安成王考士護爲太師，魏定王祖妣皆爲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室於京師。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盤屋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括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黠令，求仁正倫之姪也。盤屋尉魏思溫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思溫爲軍師，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僞

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  
衣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  
變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弑君鳩  
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  
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  
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  
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  
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  
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給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  
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  
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  
眙行舉拒却之詔以行舉為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為楚  
州刺史甲申以左王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道大總  
管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為之副以討李敬  
業 武承嗣與從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  
王靈夔屬等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  
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三思  
元慶之子也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  
暇不及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  
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  
史藍田崔詵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已若無異志何  
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侍御史

櫟陽魚承曄鞫之收炎下獄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遜  
 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李景謚證炎  
 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皆曰炎社稷元臣  
 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  
 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為反則臣等亦反也太  
 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  
 太后皆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騫味道檢校內  
 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謚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思  
 溫說李敬業曰明公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  
 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  
 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  
 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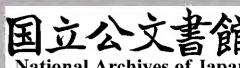
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  
 麥飯為糧伸耒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  
 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  
 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  
 勢合則疆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  
 陽敗在眼中矣壬辰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  
 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問道上變為  
 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  
 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  
 敬業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中延嗣審

禮從父弟也。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戰敗。為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丙申，斬裴炎于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甌石之儲。劉景先貶普州刺史，又貶辰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伯先對曰：「臣為陛下畫計，且安敢訴寃？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宮，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伯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瀼州。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乎？」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者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丁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斷棺，復姓徐氏。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

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天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摠管，討敬業。韋超擁衆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為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銳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駭。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摠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唐之奇給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

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又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薛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温等皆捕得傳首神都楊潤楚三州平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初裴炎下獄單于道

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月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為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垂拱元年春正月太后以徐思文為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三月辛酉武承嗣罷冬十一月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懷義鄆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又以



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撻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敬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爲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 二月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 三月戊申太后命金德顯爲監

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曄之子保家敎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爲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



通鑑纂要卷三十一  
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陷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臂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甕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敲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爲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

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楊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卽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雄傑竝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疇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旣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犇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夏四月以岑長倩爲御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爲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爲右相己卯韋思謙爲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梓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

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以爲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闕爲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闕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秋九月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爲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蝗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末年賈大隱曰太后旣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大怒以爲拒捍制使庚午賜死于家禕之初下獄睿宗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 冬十月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

除名流儋州而卒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綜請爲七室又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綜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

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爲去宮太遠 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及太后命周興鞠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寃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匿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權同泰爲遊擊將軍五月戊辰

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  
群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  
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為聖母神皇 六月壬寅作神皇三  
璽 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適高履  
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 秋七月丁巳  
赦天下更命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封其神  
為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名圖所出曰聖圖  
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為神嶽封其神為天中王拜  
太師使持節神嶽太都督禁芻牧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  
改汜水為廣武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  
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龜之豫州刺史  
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譏元軌子全州刺史江都  
王緒號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璣子范陽王諲貞  
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  
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譏謬為書與貞  
云內有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  
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  
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譏詐為皇帝爾書與冲云朕  
遭幽繫諸王宜各發兵救我冲又詐為皇帝爾書云神皇  
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冲召長史蕭德琮等  
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各令起兵共  
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為清平道行軍

大揔管以討之。冲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冲。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冲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冲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寂為冲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聞之。斬玄寂以徇。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千人。在冲遠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為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揮刃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閻冲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翽崇裕為中軍大揔管。因長倩為後軍大揔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為諸軍節度。削貞中屬籍。更姓虺氏。貞閻冲敗。欲自鑠。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為五營。使汝陽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鬪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翽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閤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冲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

藹遣使語貞及冲曰若四方諸王一時竝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爲忠烈况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瓊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持原之皆流豐州道遇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從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

城出降者四面成溪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為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為支黨所引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顛顛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琊王冲通謀聞冲起兵作兵器募人冲敗殺錄事參軍高纂以滅口冬十一月辛酉顛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

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郗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己酉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榑欂櫨藉以為本下施鐵渠為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群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為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



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斷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鸞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末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冕指大珪執鎮珪為初獻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群臣三月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公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癸酉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守內史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譔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雋州煒輝之子譔元慶之子也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玄挺玄挺女為譔妻又與煒善譔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為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將犇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為吏所獲嗣業縊

死。嗣明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陵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謹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

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已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美矣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沓於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爲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

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己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璿等六人庚申嗣滕王修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右衛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白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踈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十一月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秦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爲右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春一月戊子武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爲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爲地官尚書攸寧士護之

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為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為僕。素詭譎無賴，怕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殺其子豫章王亶。貞亦族滅。擢思止為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獮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即以為朝散大夫侍御史。它日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及逆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又遊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戲呼為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囚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

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為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公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邑人也司刑丞滎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

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群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妣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諡稱皇后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攸寧爲建昌王士護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爲郡王諸姑姊皆爲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爲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傅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太長倩右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勗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遊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敕改州爲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存撫諸道癸卯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爲郡王冬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贓貶

遵化尉弟楚客晉卿亦以姦賊流嶺外。丁卯殺流入韋方質。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袿裘銀龜袋。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道州刺史李行襄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友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尚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廟餘四室皆閉不享。又改長安崇先廟爲崇尊廟。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享。唐三帝亦同配。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爲今古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鞠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旣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

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侍御史來子珣誣尚不奉御劉  
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 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  
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巳亥廢唐興寧未康隱陵  
署官唯量置守戶 左金吾大將軍立神勅以罪誅 納  
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鞫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  
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  
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立神勅通謀太后命來俊  
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  
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  
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囚起謂興曰有內狀推  
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  
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  
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  
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  
暨為定王 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豐王 甲子太  
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  
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景德陵為昊  
陵顯義陵為順陵 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  
升於道教之上 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長安 秋八月庚  
申殺玉鈴衛大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鞫虔勗獄虔勗自訟  
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于市 義  
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王等皆賜姓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一



武氏與廢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  
守義光順之弟也。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  
通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九月乙亥殺敬業  
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僞立  
文案奏之其殺張虔勳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鸞臺  
侍郎同平章傅遊藝齋登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王  
辰下獄自殺。先是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使洛陽入王  
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  
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  
切責上書者告不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  
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  
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  
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  
同反通為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為通  
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  
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  
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  
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  
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  
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  
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三十一  
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  
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  
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昭德乾祐  
之子也 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  
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  
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  
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  
之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  
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  
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  
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監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  
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昧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  
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御  
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  
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  
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  
之用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于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  
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其則可憂今  
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 戊辰以夏官尚書  
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  
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卽承反  
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  
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其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  
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  
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  
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  
思止鞠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  
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絀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  
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  
狄仁傑旣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衣帛書  
寃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熟請授家人去其綿  
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  
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禱其中帶寢處甚安  
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絢往視之俊臣  
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絢視之絢不敢視惟東顧  
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絢奏之樂思晦  
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  
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  
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  
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  
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

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  
令仁傑彭澤令宜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  
本嗣直于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  
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  
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  
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  
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爲人臣不  
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  
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爲忠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  
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之亥益殺之夏六月辛亥  
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爲書有曰五聽之道今者二覆之奏  
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人使使者得實卽行斬決人命至重  
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  
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  
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稱者  
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踈而退之堅齊  
聃之子也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  
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  
親何如子之於父猶可算弑其父者况姪乎今承嗣旣陞  
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  
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  
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爲特進納言武攸寧爲冬官尚

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為地官尚書立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饑掉鸚鵡食之太后甚慙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其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善思名譏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稱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

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  
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  
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遽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姦  
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  
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  
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指膺籤爪懸  
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  
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  
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  
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  
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周用仁  
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  
其言制獄稍衰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  
其衰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  
元更以九月爲社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爲亞獻  
梁王三思爲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戶婢團  
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  
氏爲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旣退同時殺  
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  
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  
后者太后乃殺團兒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

求功賞德妃父孝謀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求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彊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謀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為壽春王恒王成義為衡陽王楚王隆基為臨淄王衛王隆範為巴陵王趙王陵業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春二月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嘗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脅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輦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臨朝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

通鑑纂要

卷三十一

四四

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  
 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  
 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為反狀還奏因言諸道  
 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為  
 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  
 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  
 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  
 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  
 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  
 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  
 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

云在魏州與琅琊王冲通謀夏四月乙未殺之秋九月

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  
 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  
 陳之殿庭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  
 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  
 皇后從帝號

延載元年夏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  
 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  
 元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  
 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  
 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



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爲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逾漢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璿爲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九月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詐稱爲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用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悅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默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咨謀要待晝日將行方乃別生駭異楊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石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爲南賓尉尋又免死流竄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周允元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吉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趙州巨源貶麟州景儉貶溱州味道貶集州元方貶綏州刺史初明堂旣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

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爲風所摧更構之曰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爲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爲僧有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爲僧者數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卽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絲爲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內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耻而諱之但雲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醮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醮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璿曰昔成周宣榭十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末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醮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爲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

南米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為官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絞死庶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為火發既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徒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為醮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為今既火發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顯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罔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戾天人之心

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材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害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徽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為海內具條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

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蚩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勦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春二月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旣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多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夏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爲蟠龍麒麟繫繞之上爲騰雲承銅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秋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

萬歲通天元年春二月改長安崇尊廟爲太廟三月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

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爲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評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馮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明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勳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禮爲箕州刺史明堂尉河南吉頊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

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者引之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宮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譚及王勳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始悔之懿宗自大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鞠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基謀反誅之基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刎其腹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竊嘆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灤州尚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爲司衛少卿拜其母韋氏臧氏爲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仍敕鳳閣侍郎李廻秀爲臧氏私夫廻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緣楚客晉卿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五十二  
羅告族誅之。司僕少卿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今止為成州司馬。俊臣舉朝不逞，誣構良善，賊貽如山，免鬼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湏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肯始帖席矣。俊臣以告蔡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務面，訟冤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

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爲尚食奉御擢吉頊爲右肅政中丞夏六月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竝同鳳閣鸞臺三品秋七月武承嗣武三思竝罷政事九月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不以爲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曩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



聖曆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况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燕矢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

孫萬榮圍幽州事見唐平契丹

吉頊與張易之

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問屢為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三月

已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段丘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春二月戊子廬陵王至神都秋八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爲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爲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藍田令薛訥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二年春正月壬戌以皇嗣爲相王領太子右衛率甲子

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爲控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半千皆爲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竝同平章事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太平公主觀其第歡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為冬官尚書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二月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為誓旻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調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 八月以武三思

為內史

冬十月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閣

太后自稱

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為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曷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楊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鄉之負寃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

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又視元年春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太后以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偃僂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鄉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槓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槓槓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七首邪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其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海王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

六月改控鶴爲奉宸府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衒醜慢不耻求爲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瓘之兄

子也。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縕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何彥範、秦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冬十一月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孫也。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傳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長安元年秋八月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襄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祗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

春秋旣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旣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竝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爲美矣疏奏太后見賜食慰諭而遣之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壻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延基承嗣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申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司僕卿張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爲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九月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大谷道大摠管洛川長史敬暉爲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爲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

通鑑纂要卷三十一  
忠爲之副姚元崇爲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爲司馬然竟不行冬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爲陛下旣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頲夔之曾孫也

三年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死之及爲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曠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



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止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爲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誣安知伊周之道曰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鞠之說所執如初宋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凶

凶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迂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爲高要尉戲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曰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庭首自擲稱寃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峻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

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鞠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柰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克西京留守

四年春正月丁未毀二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

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爲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爲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爲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已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夏四月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口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

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爲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丙申敕張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賈敏言奏張昌宗彊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相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冊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爲長社令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長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爲亂

殿下宜備之。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以字行。九月，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援，陰爲之備，屢有人爲飛書及榜其事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十二月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卽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卽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

聽尋救璟楊州推按又救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汚  
又救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  
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  
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  
不敢奉制司刑少卿相彥範上疏以爲昌宗無功荷寵而  
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  
天不祥且昌宗旣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  
福穰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  
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爲可刑况  
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  
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尚逆臣不誅社稷亡  
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  
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  
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  
宗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  
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  
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  
恨太后不悅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  
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  
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璟歎曰  
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  
不見左臺中丞相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已共薦詹事

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玄孫也先是李嶠崔玄暉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栢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中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楊豫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栢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闕鄉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二十九  
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  
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  
遣多祚湛及內直卽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  
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  
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  
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薨至玄武門以弭衆望  
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懼諸公更爲  
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  
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  
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  
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  
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  
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  
子曰乃汝邪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  
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  
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  
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  
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  
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  
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  
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  
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



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  
美逾於王主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滅去復  
書之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  
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已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  
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  
宗卽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爲周興等所枉者咸  
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拜太尉  
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  
配没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叙官爵丁未太后徙居上  
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  
則天大聖皇帝庚戌以張柬之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崔玄暉爲內史袁恕已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相彥  
範皆爲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  
爲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爲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  
自餘官賞有差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  
將千騎宿玄武門敬暉遣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預謀拒  
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  
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  
問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  
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  
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并州老君爲玄元皇帝乙卯鳳閣  
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

融除名流高州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 楊再思爲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栢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爲亳州刺史 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爲上洛王母崔氏爲妃左拾遺賈虛已上疏以爲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冲之德矣不聽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遷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栢彥範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

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福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卽位立爲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後置之旣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踈襲爵拜官有差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彊劉幽求亦謂相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儀之女孫也儀死没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卽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爲

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  
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  
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  
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  
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  
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  
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  
察御史清河崔旰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  
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  
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  
武三思為司空中書門下三品左散騎常侍譙王重

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亞之譖於上曰重  
潤之死重福之為也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  
史常令州司防守之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  
暨為司徒定王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  
事許之竝加開府儀同三司三月甲申制文明以來破  
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丁亥制  
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  
地己丑以袁恕已為中書令制梟氏鱗氏皆復舊姓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夏  
四月墨敕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相彥範崔  
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卽

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上卽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甲戌以魏元忠爲兵部尚書乙亥以張柬之爲中書令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爲懿德太子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代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竝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竝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譏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

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一 卷三十一 七十五  
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爲平陽王，譙公栢彥範爲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已爲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暉爲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暉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衆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羲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旣得志，羲改祕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易州刺史趙履溫栢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溫預其謀，召爲司農少卿。履溫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旣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

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為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為光祿卿，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為德靜王，定王攸暨為樂壽王，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為公，以厭人心。六月，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楊再思檢校中書令。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冬十月辛未，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十一月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有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二年春閏正月，武三思以敬暉相，彥範、袁恕已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二月丙申，僧慧範等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九人竝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三人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初少府監丞弘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悛及撫州司倉冉祖雍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憬等。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再思巨源陽謀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紹之命槌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三月庚戌。同皎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之。問之。遜曇悛祖雍。竝除京官。加朝散大夫。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州刺史。崔玄暉爲均州刺史。相彥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已爲郢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思行等皆以爲黨。與坐貶。夏四月。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徒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



趨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蘇珣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五月，武三思使鄭愔告朔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韋彥範、襄州刺史張柬之、鄆州刺史袁孝己、均州刺史崔玄暉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已賓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並員外置，仍長任，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栢氏。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栢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

推鞫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  
 範於瀋州東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子弟年  
 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為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  
 郡公談為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為閬嘉令三思又諷太子  
 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  
 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  
 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嘉州司  
 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  
 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  
 然後杖殺得暉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  
 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培地爪甲殆盡仍極殺之  
 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三  
 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  
 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  
 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  
 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  
 史冉祖雍大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  
 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  
 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  
 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特進德靜王  
 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

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  
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已爲皇太女太  
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  
將軍李思冲李承况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  
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千餘人又  
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  
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閣索上  
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次索皇后次及  
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  
兵鋒使左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  
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景崇楚客左衛將軍  
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  
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  
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勗在上側請擊之多祚墜羽  
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前鋒搃管思勗挺刃斬之多祚軍奪  
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  
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  
承况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  
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  
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憩於林下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  
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更成王千里  
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唯永

和縣丞甯嘉勛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太子兵所  
經諸門首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  
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  
改推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以楊思勗爲銀青光祿大夫  
行內常侍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  
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末泰公主故事以崇  
訓墓爲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爲末泰事出特恩今魯王  
主壻不可爲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末泰無異同穴之義今  
古不殊粲又奏以爲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豈可使  
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爲陳州刺  
史襄邑尉襄陽席豫聞安樂公主求爲太女歎曰悔福幾

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  
欲表爲諫官豫耻之逃去八月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  
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爲神武門樓爲制勝樓  
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  
竝許之初右臺大夫蘇珣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  
王者珣密爲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  
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  
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  
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  
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  
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

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上疏以爲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况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二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踈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况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

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爲亂兵所殺元忠楊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爲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仍朝朔望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爲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爲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爲太府卿竝同中書門下三品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爲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群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

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汚官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德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爲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爲雍州刺史

及御史大夫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

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蓋天意以順天皇后宜為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阮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 秋七月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邠國夫人上官婕妤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

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千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克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持乎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爲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爲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况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卽宣示所司吏部員外



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上優制不許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庚辰赦天下以延秀為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三年 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患之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此由讒諂之人陰為離間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

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玘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餽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祕不發喪，自揔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衛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等分領之。璿，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克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爲太尉，雍王守禮爲幽王，壽春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扈知內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三十一  
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陸氏為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已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暕苑摠監贛人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暉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舄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麻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

忘身殉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  
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  
門逮夜葛福順李仙舟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  
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  
入羽林營斬韋璿韋璠高嵩以狗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  
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  
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  
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  
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  
騎攻玄德門仙舟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凌烟閣前  
卽大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  
三鼓聞譟聲帥摠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  
衛梓宮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  
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  
斬武延秀於蕭牆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初  
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爲左拾遺昱說昭容母鄭  
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與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  
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  
起兵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  
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  
王輔政宗韋攻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  
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

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  
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爲韋后所親信  
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  
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  
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  
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  
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  
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相王奉少帝  
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爲  
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擲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公  
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會萬  
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娶  
韋后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  
獻邕鳳之孫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  
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出至都街  
爲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  
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襁褓兒無免者  
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  
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兼知內外閑廐押左右  
廂萬騎薛崇暎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  
求守中書舍人竝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左金吾衛中郎將  
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

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壬寅劉幽求在  
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  
有大難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  
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  
福貶實從一爲濠州司馬罷諸公主府官癸卯太平公主  
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爲殿中  
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衡陽王  
成義爲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  
王隆業爲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  
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以黃門侍郎李白知中書侍  
郎鍾紹京並同平章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爲  
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趨勇善騎  
射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事定數  
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汴王邕  
貶沁州刺史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  
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  
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  
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  
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卽位以鎮  
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  
於人况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

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以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卽位御承天門赦天下復以少帝爲溫王以鍾紹京爲中書令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因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爲太子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爲天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戊申以宋王成器爲雍州牧楊州大都督太子太師置溫王重茂於內宅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斂棺暴尸平其墳墓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追贈郎岌燕欽融諫議大夫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相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丁巳以洛

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今義罷為  
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  
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  
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壬戌崔湜罷為尚書左丞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  
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曷附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  
義士日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稷外託國姻內附張  
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為  
雍州長史稷為左散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韋氏  
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  
陵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韋后之臨

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  
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  
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  
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  
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  
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  
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秘書少監左遷沅  
州刺史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為重福草制立重福為帝改  
元為中元克復尊上為皇季叔以溫王為皇太弟愔為左  
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為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  
散騎常侍嚴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



乘驛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旣敗，梳髮著婦人服，匿軍中，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張

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嚴善思免死，流靜州。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贈蘇安恒諫議大夫。冬十月，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大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按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彛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兩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

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替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克之讒，發憤殺克，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諡曰戾。况重俊與可諡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與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十一月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諡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乃以禭衣招魂，覆以夷衾，祔葬定陵。

太平公主謀逆

高宗開耀元年，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爲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爲之立太平觀，以公主爲觀主，以拒之。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秋七月，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夾路，槐木

多死紹兄顓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  
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傷然  
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爲之懼也天后以  
顓妻蕭氏及顓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  
使與田舍女爲妯娌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  
止

則天垂拱四年琅邪王冲之敗也濟州刺史薛顓顓弟緒  
緒與駙馬都尉紹坐與琅邪王冲通謀顓緒皆伏誅紹以  
太平公主故杖二百餓死於獄

天授元年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暨  
攸暨時爲右衛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  
方額廣頤多權略太后以爲類已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  
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  
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

睿宗景雲元年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爲類已故  
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  
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  
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  
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  
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  
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  
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

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  
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  
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  
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爲  
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巳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  
主每覘伺太子所爲纖介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爲公  
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二年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  
太子使其壻唐駿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  
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  
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  
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  
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  
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  
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  
直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  
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  
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幽王皆爲刺史罷岐  
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爲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  
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  
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  
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

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爲幽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爲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竝取太子處分。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離間姑兄，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爲申州刺史，璟爲楚州刺史。丙戌，宋王幽王亦寢，刺史之命。夏四月，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爲貴，曩爲皇嗣，及爲太弟，皆辭不處。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首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與太子議。然後以聞。夏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爲御史大夫，同平章事。秋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爲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爲災，府庫財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

石可佐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丞竝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爲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爲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爲中書侍郎竝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爲之并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玄宗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冒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爲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已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爲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

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揔大政上乃語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為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廉

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昭帝之妹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為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與寡人遊琚曰能飛鍊詼嘲太子乃奏為詹事府司直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暉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

通鑑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二百一  
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  
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爲然暉洩其謀於侍  
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  
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爲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癸  
亥流幽求于封州張暉于峯州光賓于繡州初崔湜爲襄  
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重福敗湜當  
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旣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  
罷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  
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景城王暉知其謀留幽求不  
遣利貞屢移牒索之暉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暉使遣幽  
求幽求調暉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  
固請詣廣州暉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暉因公獲  
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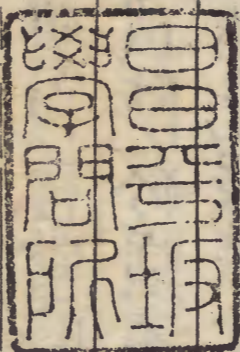
開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  
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  
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  
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  
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暉及僧慧範  
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毒進於上晉  
德良之孫也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王琚言於上  
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  
意欲上斷割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



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  
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  
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曰用曰天子之孝在  
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  
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以日用爲  
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令  
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  
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  
仲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  
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莫言之曾孫令問  
靖弟客師之孫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甲子上因

王毛仲取閑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與同謀十餘人自武德  
殿入虔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虜福猷於內客省以出  
執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  
改姓曰毒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詔  
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詔罪狀懷貞  
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  
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爲養志  
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  
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  
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財貨山  
積珍物侔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

通鑑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三百三  
範家產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初上謀誅竇  
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滉謂湜曰主上有問勿  
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  
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藏用流龍州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  
爲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鞫宮人元  
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荊州薛稷之子伯陽  
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  
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爲然陸象先獨以爲不  
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  
先曰旣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  
怒而去上旣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  
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  
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爲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或黜  
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己巳賞功臣  
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 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陸象先罷爲益州長史 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  
求爲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九月庚午以劉幽求同平  
章門下三品 冬十一月劉幽求兼侍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

文化  
年未

